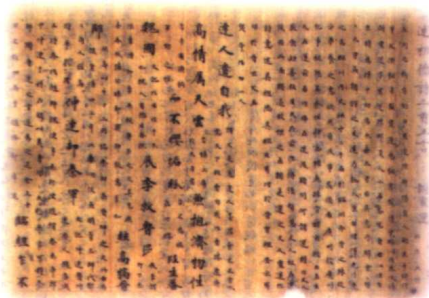


傅刚 著

文选版本研究

袁行霈题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丛刊之十三

北京大学出版社

傅 刚 著

文选版本研究

袁行霈题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丛刊之十三

98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选》版本研究/傅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9
ISBN 7-301-04618-9

I. 文... II. 傅... III. 文选-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176 号

书 名:《文选》版本研究

著作责任者:傅刚著

责任编辑:张弘泓

标准书号:ISBN 7-301-04618-9/G·0595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3.875 印张 348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一版 200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4.00 元

飛軍灑前流鋤擣標灑前軍形也擣標中

牙也且善曰預久曰罕也音音矢不虛舍鋌不苟躍舍放

雖也矢鋌踰躍必有所獲矢良當足見賑值輪被轉之可戰

所和而轉良善曰善曰說文曰鋌小牙也僵禽斃戮爛謂不獲禽鳥爛也

如飛如石也但觀宜罪之所謂結竿多之所擣擣竿也

射也竿竹也多枚也擣竿謂秘也良善曰又獲之所擣擣徒

擣之大及擣音橫竿竿及持之所擣擣擣實利之擣秘擣擣竿也良善曰獲徒

日未及移晷已彌其什七八答采也擣謂也言曰擣若夫

海鷗高翬絕阮阮踰踰岸踰之建者為鷗翬飛也折澤產也良

善曰鷗舉為高阮音踰岸音久也

居方劄曰周易注古摩物居今令万物各得其所也音丈任
任之去聲者張康反陸善經曰尚書禹貢古文為夏書今文
為虞書也
聊舉其一隅播其體統歸諸詁

訓焉

李善曰鄭玄詩廣曰聊且時之辭論語子曰舉一隅
而示之既文曰詁訓古言也五家詁音古服統曰言

舉一隅播取其體統
理得歸諸古人之言也

蜀都賦一首

劉曰蜀山名也華陽國記古前有丈夫化為
女子蜀王愛之後死蜀王使樵石為墓武士

同樵石墓上名此樵山又蜀山名同山為郡在故黃帝之子
焉意要蜀山氏之女蜀姓自人望之世三同之中蜀京小故
先舉小者也世蜀民二同各競其土地
山川物產役樵以觀國折之以鑒也

唐寫本《文選集注》卷八左太冲《蜀都賦》

平昔每悲及弄訖其墓上松柏等樹悉西靡而
望長安 宣城記云臨城縣南卅里有蓋山舒姑泉
者舒女氏與其父同入山採薪女因坐不起父乎不
得因歸家化為泉水一池其父共母同入不見其女
唯見一泉母曰我女主時好母歌遂於泉水邊撫琴
水涌出遂有雙鯉出躍出聞弦歌應節而躍也
標言尔若蓋山女及東平寺神不並可著我卷
書 縣劔即吳季子移書讀上常等神不並可

於智討是有良平思也思用之於資資賢賢
是有猗頌之富陳也陳用之於射御是射
有將師之脩也師如此則功若立而鄙賤鄙
遠矣遠

文選卷第廿六

日塞實也

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

楚辭曰二八齊容起如舞

姣服

極麗姁媮致態

姁媮和悅貌為沉于切媮以朱切

貌姝妙以妖蠱兮紅

顏曄其揚華

毛萇詩傳曰姝好貌理紹切妖蠱叔蠱也揚華揚其光華

眉連娟以增

繞兮目流睇而橫波

連娟細貌繞謂曲也言眉細而益曲也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橫波言目邪

視如水橫流也神女賦曰望余情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

珠翠的皪而炤耀兮

上

桂飛鬋而雜纖羅

珠翠珠及翡翠也說文曰的皪珠光也對照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上林賦曰飛

纖垂鬋司馬彪曰鬋燕尾也子虛賦曰雜纖羅司馬彪曰纖細也

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

揮若芳

裴服也揮動也若杜也美人佩以爲芳香也七發曰榆流波雜杜若

動朱脣紆清陽

動朱脣將歌也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毛詩曰有一美人清陽婉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間

亢音高歌爲

平生所居也望鄉關山在焉也心懷目注情條雲互日
 以大而此如雲之互更變也涼陰掩軒娥月夜曜
 微燈動光几牘誰炤前日几牘平生
 用其烟也余衽長塵絲竹罷調生者也嗟乎悲蘭
 宇屑涕松橋也紅軒室也骨下古來共盡牛山有
 淚良日齊魯公胡牛山北臨齊非獨昊天殲我明
 我明美之德也殲也錢美也以此刃心哀敬奠于饋
 申酌長履顧我歔歔悲也嗚呼哀哉

文選卷第三十

錢唐劉 陶書字

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鍾家印行

之問兮 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 容冶不待飾韓曰
者開開兮 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音墟向曰夫自稱觀麗
也 者稱詩以贈大路詩篇名也言逢美者攬衣袂欲與同歸也祛袖也善 贈
曰毛詩曰遵大路兮攬子之祛兮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 以芳花辭甚妙鏡曰芳花芳草也折芳詞詩以贈游女 於是處乎
况 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跡俯往况
仰異觀 含言微笑竊視詠予 禮不來情意已密而形體跡也
善曰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忍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 復稱詩
與女未嫁者悅失意之兒體跡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前所視 曰春風兮發鮮榮絮齋 侯兮惠音聲贈我如此
今不如無生 良曰處子稱詩以答大夫也猶見也言見春發萬物之榮乃
絮齋戒以待惠和之音而今贈我大路之詩我則不如無贈
善曰復報也 聲如此謂贈以芳華花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鄭玄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李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賦甲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惡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班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

除蘭臺令史遷為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

思異上之瞻顧向日西王長安也長

咸懷慈恩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

洛邑之議清日長安人欲天子往故

願故臣作兩都賦以誣類人之所眩

暴曜鏡曰極猶止也折以今之法度

良相言先作西都賦極陳者辭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實曰假為賓主

都洛陽故城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

乎都河洛矣也言漢初立有意都洛陽輟而

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

向曰西土長安也長安人怨天子之居洛咸懷怨思冀天子西顧濟曰長安人欲天子

往故盛稱西京之義言洛邑之陋善曰故長安在西故曰西土尚書曰西土有衆

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縣曜猶止也

眩曜猶也折以今之法度良曰言先作西都賦感亂也

賦盛稱之法辭曰度以折之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濟曰假為賓主

都洛陽故東都賓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

乎鄰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

序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它选录的作品上起秦汉，下逮南朝的梁代。这个时期的一些优秀作品，多数都保存于此书之中。此书问世以后，就在文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特重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进士科，所以当时士人，无不以《文选》为学习诗文的主要范本。正如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说的：“后进英髦，咸资准的”。据云大诗人李白早年曾三次拟作此书中的诗文；杜甫更告诫他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到了宋代，此风仍未衰歇。所以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当时人的谚语说：“《文选》烂，秀才半。”即此数例，就充分显示了当年的盛况。

《文选》一书既在士人中广泛传习，那么对它的注释也就应运而生。最早对《文选》进行音释的，大约是萧统的姪孙萧该。他在西魏攻克江陵时入北，一直活到了隋代，作有《文选音》三卷（《旧唐书·儒林传》作“文选音义”）。比他稍后的是扬州人曹宪，据说他活了105岁，卒于唐太宗贞观年间。他也著有《文选音义》。唐代的《文选》学者如李善、公孙罗、许淹等，皆出于他门下。从这一情况看来，萧该久处长江中游及关中一带，而曹宪则久居长江下游，活动范围不同，他们所传的《文选》，在某些文字上或其他方面有所异同，应该是难免的。

曹宪一派的《文选》学如李善、公孙罗、许淹等皆有著作行世，而李善注至今流传。在李善注行世之后，还有人从事过《文选》的注释工作，其中留存至今的是唐玄宗开元时人吕延祚组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和李周翰等所作的“五臣注”。此外，据现藏在日

本的旧抄本《文选集注》，在唐代还出现过陆善经等人对《文选》的注释。这些注释今多散佚，惟李善和“五臣”二注传世。

李善和“五臣”的《文选》注，其用意有很多差别。大体上说，李善注详于名物训诂和典故出处；“五臣”注较重对文义的串释。唐代的多数士人研读《文选》，似乎主要在学习作品的写作技巧，再加上“五臣”注成书后，曾得到唐玄宗的表彰，因此大行于世。这种情况曾引起晚唐五代李匡义、丘光庭等人的批评。到了宋代，像苏轼、洪迈等又起而和之，从此“五臣”注遂不大为人重视。尤其到清代考证之学大盛，学者大抵从《文选》注中钩稽古人对名物、训诂的解释和辑录古书佚文。显然，“五臣”注对此全不合用，这就更形成了李善注独盛的局面。于是许多学者的研究《文选》，其着力之点，往往在于李善的注文。所以直到近年，还有研究者声称“《文选》学就是《文选》李注学”，这决不是偶然的。

有人把《文选》学等同于《文选》李注学，这不仅是出于他们对“五臣”注的轻视，也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很少见到过比较可信的李善注版本。原来自南宋后期以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文选》，大抵是把李善注和“五臣”注合在一起的“六家”（五臣在前）或“六臣”注。单独刊刻的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虽然存在，却都鲜为人知。以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所见的李善注本也不过是汲古阁本。在这个版本中，个别地方还残留着删削未尽的“五臣”注义。因此《四库总目》据此认为李善注已经散佚，现存的版本是从“六家”或“六臣”本分出的结论。后来清嘉庆年间，胡克家得到了一个南宋尤袤刊本的李善注，约请顾广圻、彭兆荪等作《文选考异》，断言尤刊本也已经和“五臣”注相混杂。直到本世纪的四十年代，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作《文选索引》，亦持这一观点。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尤刊本的发现，程毅中、白化文二先生首先对今本李善注是从“六家”或“六臣”本分出之说提出反证，但由于他们当时尚未见到北京图书馆所藏北宋监本残卷，所以在论证方面，尚有不足。因此要对

《文选》一书进行深入的研究,就首先要对它的版本源流作一番详尽的探索。

应该指出的是:过去的学者,特别是清代一些学者,虽对《文选》下过很深的功夫,而且也作出了不少成绩,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所见到的刻本《文选》已经很少。例如:现藏北京图书馆的北宋监本残卷和南宋尤袤刊本的李善注;现藏台湾省的南宋陈八郎刊本和现藏日本、韩国的朝鲜旧刊本单“五臣”注,以及韩国所藏奎章阁本“六家”注,他们都未曾见及。再加上他们深受李匡义等人的影响,认为“五臣”注本所依据的主要是李善注,其不同于李注处,只不过是出于无知臆改。因此形成这样的观点:凡今存李善注本中的错字,有不少是由于“五臣乱善”;凡李善与“五臣”的文字不同处,均出“五臣”臆改,因此都是错的。按照这种看法,“五臣”注自然没有价值可言。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如所周知:从《文选》成书到它第一次被毋昭裔雕板付印共经历了四百年左右;从李善和“五臣”注成书到被雕板印刷,则各有三百多年和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文选》和各种注本都是靠各种手写本流传。即以李善注而论,据李匡义《资暇录》说,就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之别,李匡义自称“尝将数本并校,不惟注之贗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李匡义所见的几种写本,恐未必都是李善手稿,而多半出于别人传抄。因此他所说的“贗略有异”就难免有抄写者加以增删的可能。再说古代人抄写典籍,有不少是为了供本人阅读,他们往往在阅读过程中,抄录一些他自己认为有用而实见他书的材料,甚至记下他个人的意见,而后来的传抄者不明真相,误以为书中原文而抄在一起。这样的例子在古书中是常见的。即以《文选注》而论,也确有这种情况,如班固《两都赋》题下注:“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数语,许多学者已指出它既非李注,亦非“五臣”注,而是传抄时误入的话。所以要探究《文选》及李善、“五

臣”的原貌,不但不能局限于目前常见的几种版本,也不能限于已经发现的几种宋刻本,还须上溯到雕版以前的写本和某些具有重要意义旧抄本。我们应当引为幸事的是:从近代以来,由于敦煌写本的发现以及保存于日本、韩国的旧抄本、旧刻本的重新为国人所知,这就大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眼界,甚至对古代一些权威学者所得出的结论都有了重加审视的必要和可能。

傅刚博士这部《〈文选〉版本研究》正是适应这个要求而产生的。他多年以来一直潜心于《文选》学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昭明文选研究》,详究《文选》的体例和萧统的文学思想,材料翔实,富于独到之见,因此得到了许多著名专家的好评,已经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事袁行霈学兄,专攻《文选》的版本源流问题。为此,他不惜跑遍北京、上海、郑州等各大城市,举凡各大图书馆及高等学校所藏《文选》的各种罕见版本,无不精心阅读,详加勘比,钩玄提要,辨明其得失,掌握其特点。他还博考史志及历代官私藏书目录,详究历代所藏各本《文选》的情况,辨明李善、“五臣”及《文选》其他注本存佚情况,并从中考定宋人所见李善注情况与今天之不同。论证切实,令人心服。

傅刚博士还对国内外现存各种较早的《文选》版本,包括各种写本、抄本和刻本,一一作了叙录,对这些本子作了仔细的校勘和考订,并对这些版本的重要意义,作了详细的说明。如关于“永隆本《西京赋》”部分,他指出了此本价值在于:(一)“保留旧注原貌”;(二)“可定李善本、五臣本原貌”;(三)“可正六臣本、六家本因分节不同而引起的谬误”,为了说明这三点,他通过对各本的比勘,指出其异同及其原因,从而论证了前人所谓“善作某”、“五臣作某”的说法,往往并不合于事实,而且从有些例子看来,由于善注多采前人旧注,因而袭用前人所据之本,而“五臣”往往依据萧统原书,有时更近萧统原貌。这个论断不但是一反前人成说,而且有唐初旧写